



我也有“榜一大哥”

◎刘希

朋友们陆陆续续开了直播账号，还有人借此挣到了不少钱，我有些心动了，决定试试。老公听闻后，对此嗤之以鼻：“人家会唱歌的唱歌、会跳舞的跳舞，你打算直播什么？要长相没长相、要才能没才能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”

我想想也是。我直播什么呢？人到中年，胖得虎背熊腰的，不会唱歌不会跳舞，经历不丰富，说话水平也不高，想想只能纯粹聊聊天而已。现在的直播虽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，可我开直播，会有人看吗？

我无意中跟父母聊起了这事，父亲却乐呵呵地说：“丫头，谁生来就会的？别怕，我支持你。”母亲也说：“试试嘛，反正又不要多少钱，就当玩一玩也好啊。”

父母的话像一阵及时雨，落进了我的心里，我好奇的心又开始作祟。买了直播设备后，我忐忑不安地开始试播了。

父母很快就加入进来，成了我的头号粉丝。开始除了匆匆路过的陌生人，观众只有自己的爸妈，我也放开了些，分享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。因为紧张，语气并不连贯，但父亲马上给我刷了礼物。而母亲呢，一个劲儿地跟我互动，表扬我第一次直播就很不错，要我加油。

见观众少，我有些泄气。播了几场后，我就准备放弃了。父亲打来电话，问：“丫头，你怎么不直播了呢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和你妈可等着呢。”听着他们担心的话，我说身体很好，只是最近工作太忙了。父亲说，那就歇歇吧，过阵再播也行。过了一阵子，父亲又打来电话，问我为什么还不直播，我想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那就继续播吧，反正就是唠唠，也当是个锻炼。

刚上线，父母就进来了，这两个铁杆粉丝等着这一刻似的，我刚讲了几句话，父亲就又开始给我刷礼物了，他成了我直播间的“榜一大哥”。

家里经济由母亲掌管，父亲一向手头拮据，也一向节俭，我好奇地问他礼物是哪里来的，他笑呵呵地说这事儿保密。我只能偷偷地去问母亲，母亲过了好久才拗不过我的请求告诉我：“这些礼物是从别人直播间里薅来的。有些直播间里主播会和粉丝互动，发些礼物出来，希望再发还给她们，活跃气氛。但你爸收到礼物后就留了下来，转手送给你了。有时候在别人直播间守到十一二点，就为了那个礼物，哎，这老头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。这个“榜一大哥”，真是让我温暖又感动！

又被人看不起了

◎夏俊山

寒假我在外面办事，准备回家时无意中看到一家理发店，想起来快要过年，也该理个发，就走了进去。

店里有货架，陈列了不少商品，理发的老头儿兼售货。虽然陌生，但他还是一边理发一边和我闲聊：“你不像种田的，应该有退休金，每月该有两千吧？”我“嗯”了一下。不想他有些得意起来：“我每月退休金也有两千多。你看我买卖、理发两不误，加起来，每个月比你多五六千。”我从前面的镜子里看到他的神情，自鸣得意之外似乎有那么一点对我的瞧不起。

其实刚才，我是去银行存钱的。柜员递给我一张单子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马上明白过来：她把我当文盲了。不过，这也怨不得她。我虽然是个老教师，但一贯不注重外表，头发白了、胡子拉碴、牙也掉了一颗，穿着更随意，一看就是个乡下老头，很有可能确实是不会写字的。我笑嘻嘻地说：“自己的名字我还是会写的。”单子递进去以后，对方又看了看我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看你写的字，你是有文化的。”

银行柜员对我产生疑问，跟文化有关，跟财富无关；在理发店，理发的老头瞧不起我，这就有拜金的意味了。不过，有必要告诉他，我的月收入比他高得多吗？他瞧不起我，并不会影响我挺拔地活着，更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。

想到1971年的夏天，父亲带我进了他工作的县城。父亲上班，我闲得慌，就跟着几个城里的少年去游泳。结束后，我热心地问同伴：“明天还来游泳吗？”得到的回答却是“乡巴佬”！这三个字就像一根刺，直接刺中了我年轻的心脏。热血瞬间上涌，我握紧了双拳，可是我知道他们三个熟悉，都是城里的，我

只要动手，肯定吃亏。

我开始认为：要活得有尊严、有体面，我得成为城里人。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，如同一堵高墙挡住我变成城里人的路。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人的意料，几年后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只要考上大学，就可以走出农门，我抓住了这个机会。大学毕业后我到乡镇中学教书，有了城镇户口。但不久我就发现：这事跟是不是城里人没什么关系，只要生活在世界上，总会有各种人以各种理由看不起你。这几十年来经历了太多的人与事，我想通了，心态也越来越好。别人骑马我骑驴，回看还有挑担的。世界这么大，总有人比自己强，也总有人比自己弱，捧高踩低都大可不必。摆脱心理上的种种羁绊，才能活得自由而舒心。

理发结束，该付钱了。老头儿说：“其他客人，收12元。看你手头紧，就给10元吧。”哈哈，瞧不起又附赠同情分，这老头儿！



岁末辞职事

◎朱辉

到了岁末，就要拿到年终奖了，在物业公司工作的妻子又季节性想到辞职。此时有这种想法的，职场中有人在。

妻子在单位其实混得不错，每年业绩考核都名列前茅。一年下来，获得公司颁发的各种奖状、证书五六种，收到业主送来的锦旗、表扬信八九件。岁末，公司各类会议很多，妻子在会上常常被领导点名表扬。她们公司有两三千人，能如此风光的没几个。之所以她常常感觉干不下去，是因为太累了。每年有4个月全月无休，其他月份也很难休到6天。即便在家休息，还得开视频会议，做PPT、短视频、报表等各种各样的作业。收入虽然还不错，如果折算成时薪，就有些惨了。

每年春节前后，妻子的同事中都有人辞职。辞职者大多有一些资历，以为从行业头部企业出来，降维到一个中小规模同行那

儿躺平，问题应该不大。然而，现实很残酷，有的高不成低不就，大半年没找到下家；有的委曲求全，去了小公司，薪水腰斩。并且实际上工作压力并没有等比例下降，所谓“躺平”只是奢望。

“这几年我都换了5次工作，月薪从8000元降到4000元。终于明白了，哪怕只拿两三千，都会有上司、老板训斥你，给你加压力。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拿得少，不好意思苛责你……”我的好友某次来串门，聊起了他的跳槽史，妻子被吓得不轻。

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繁花》里，外滩27号（上海外贸局）的汪小姐曾经风光无限，谁都会给她几分面子。后来离开了外滩27号，想在黄河路上的酒店定个包间都没人搭理她。这才意识到，往日的体面都来自平台。离开了“27号”，她就只是路人小汪。

前几年辞职的几个同事反馈给妻子一些具体情况，有人降维去了

小物业公司，那里没有作业，下班就没有公事了。然而不做PPT、短视频，不写宣传文案，他们以往的“武功”就被废了六成。那类公司歪锅配歪灶，不追求高质量服务，优秀员工往往是电影《功夫》里的包租婆或者《繁花》里卢美琳这样的形象，张口闭口骂山门（骂人），与业主交流时，气势十分强悍……

妻子掂量了一下，自己的身板与包租婆、卢美琳相去甚远，嗓门也远不如。恐怕去同行小公司，会成为劣质员工。兜兜转转再去一家规模相当的公司，一切都和现在差不多，又有什么必要从头来一遍？

为人不自在，自在不为人。宋神宗曾抱怨“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”，贵为天子在“职场”都感到憋屈，何况底层打工人。影视剧中的汪小姐有主角光环，变成“小汪”后肯定能再度风光起来。我们这些路人甲不能指望有个好“剧本”等着自己，辞职信递出去之前，务必三思。